

## ■ 嫣然思语

## 霜落 (外一首)

□周丹

霜落无声  
在夜的深处，悄然落下  
轻铺一层银白  
低诉一段时光  
它不是雪，却有雪的纯净  
它不是雨，却带雨的柔情

霜，是冬的使者  
用轻盈的笔触，书写秋的问候  
告诉山川河流关于四季的更迭  
告诉春花秋月关于初冬的到来

霜不是离别的象征  
是新生，是开始  
是在冰冷外表下覆盖着冬麦葱绿  
是在薄雾氤氲中包裹着乡村原色

看霜落枝头，梅花愈发娇艳欲滴  
看霜落草间，草叶愈发坚韧不屈  
这霜，是时间的印记  
是生命的轮回

落下如诗，在夜与白昼中轮转  
霜花也会消融、枯萎  
在洗去满地的灰尘之后  
化作一滴晶莹  
化为一条小溪

## 炉火旁的母亲

在炉火旁  
母亲，用她一生的温柔和爱意  
为我驱走冬日的寒冷  
那火焰中跳跃着的  
是母亲佝偻的背影  
和日复一日增添的白发

炉火旁的母亲  
岁月侵袭了她青春的容颜  
皱纹爬上额头、眼角  
老茧布满双手  
可她的笑容依然如春天般温暖  
照亮了我童年里的每一处角落

炉火旁的母亲  
身影在冬夜的火光里摇曳  
那光影绰绰的过往和回忆  
蕴藏着无尽的故事和沧桑

母亲是我指路的灯  
是我成长的依靠  
母亲的陪伴伴着我  
就像不灭天的炉火  
熊熊燃烧  
在整个寒冷的冬天  
驱散我心头的阴霾

## 躲进一朵雪花

□张勇

这些日子  
我会躲进一朵雪花  
纷纷扬扬，飘飘洒洒  
然后，朗诵一首洁白的唐诗  
顺着雪花的线路  
抵达那个远方

我知道，远方在等我  
掠过雪花的叹息  
那缕乡愁，从孤寂的云朵  
绽放，朔风启程  
驮来老屋的叮嘱

米酒、熏肉、火炕  
是老屋温暖的滋味  
亲人的声音  
悄悄雪白起来  
让一树蜡梅  
欲言又止

## 冬日印象

□尚庆海

雪花轻轻地飘落  
给大地穿上洁白的衣裳  
枯枝在寒风中摇曳  
屋檐下的冰凌  
闪烁着晶莹的光芒  
村口的小河静默无言  
高耸的烟囱升起袅袅炊烟  
在寒冷的空气中  
缓缓上升，又渐渐消散  
一两只麻雀在栖落枝头  
嘴里衔着几粒暖暖的鸣唱

## 明月常照九峰山

——深切悼念刘杲同志

□杨牧之



少。11月9日我还给他转去网络上有关他主持起草出版法的旧事。劝慰他，文章太长，不要累着，您可挑看着。

几天后，是11月13日，我突然想到这几天没见来信，什么情况？正打算发信问一问，不幸噩耗传来。回顾这一段时间刘杲署长给我的微信，回想他决心心平气和过好每一天的信念，我怎么能相信呢？

他是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抗争，那样坚强地让自己心平气和，他已经出院了，怎么突然坚持不下去了？我怎能不感到震惊、悲伤和深切的难过呢！

刘杲是我的领导，直接领导，他教导我怎样从事政府出版管理工作。

刘杲是我的老师，他传授我认识问题、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方法。

刘杲是我的朋友，他告诉我怎样面对困难、面对烦恼、面对顺利和成绩。他从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休多年后仍然关心着我，惦记着我的工作。他在2020年4月写诗给我：

官厅奉公多共商，  
山林休养仍相望。  
闭门防疫正枯坐，  
天降芬芳满室香。

从此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导师和朋友！呜呼，哀哉！  
1987年，我从中华书局调到新闻出版署工作，从一个做了20年的编辑变成政府出版管理人员，而且“官位”不低，忝为“司长”。但我却真的对政府机关上下左右的关系懵懂无知。刘杲署长是我的顶头上司，大概看我“书生气”十足，便教给我如何梳理工作任务，抓住工作重点，制订工作计划，分配使用干部。我暗暗地把周围的同事、领导作为老师，看他们怎样思考问题，怎样处理矛盾。刘杲并不指手画脚，但时不时地点拨，既指导了我的工作，又给我留了面子，是我尊重、依靠的政府出版管理工作的启蒙老师。

刘杲署长博学多才，思辨能力很强，让我十分佩服。一次在山东烟台召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，我准备了很久，认真地写了发言稿，我是学古典文献专业的，又是中华书局出身，但讲得也并不很如意。刘杲署长一边听会议发言，一边思考问题。他并不用部下准备讲话稿，最后做总结时，仅凭着一份提纲侃侃而谈，两个小时、十个问题，中肯而深刻，让我感到刘杲署长高屋建

## 旧书有味慢慢读

□周汉兵

获得新书时的喜悦、阅读新书时的感悟、与书中人物、故事邂逅时内心的安宁和澄净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被红尘遮掩。如今只需要轻轻一碰，就会唤起，重新浮上心头。重读旧书，就好像故地重游，亲切而温馨，那些逐渐被光阴掩埋的足迹、淡去的顿悟，因为再次光临而清晰，并顿生许多新的感悟；重读旧书，也好像亲人久别重逢，激动而温情，此时不需要千言万语，一个热烈的拥抱就会让你热泪盈眶。

新书快读，旧书却需要慢读。苏轼曾有言：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。”朱熹在《训学斋规》中也说道：“大抵观书须先熟读，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。继以精思，使其义皆出于吾之心，然后可以有得尔。”

重读旧书，其实就是一种“反刍”。反刍，俗称倒嚼，是指某些动物进食经过

一段时间以后将半消化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嘴里再次咀嚼。我曾经无数次观察牛儿反刍，它们在不劳作之时总是慢悠悠地咀嚼，很是悠闲，看似也很是享受。我起初不解，后来得知，如果不进行反刍，食物会滞留在瘤胃内，引起瘤胃膨胀。阅读旧书，少了“功利”，多了沉淀，慢慢“反刍”，细细品味，隽意无穷。

重温一本旧书，恰如饮酒，也如熬粥。饮酒，可以豪饮，可以比拼，但轻啜慢品方怡情；熬粥，可以急火，可以快煮，但文火慢煮才浓稠。慢读书，不是慢条斯理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”这是贾岛写诗的境界，也是读书人应有的情怀。有些书适合慢读，只有慢读，才能读出味道来。不紧不慢，精研细读，慢嚼文字，慢思细节，慢品意境，慢悟情感。古人说，书读百遍，其

义自见。对于某些精彩的篇章、段落、句子，倘若一天只读两三页，再回味三两遍，也许味道就出来了。

慢读之妙，在于悟。不同的时段读同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，心境不同，环境不同，感受也是不同的。比如读《红楼梦》，年轻时可以读得入神，但只是简单跟着人物喜怒哀乐而心动；老成之后再读，也许更多的会读出“世道人心”。比如读《繁花》，年轻时读只是一部“江湖大片”，当人生走过几十载岁月再读，读出的更多是坦然：不论江湖多精彩，时候总有熄灭的时候，宴席总有散场的时候，刀枪总有入库的时候，风云总会有停歇的时候。

慢读之乐，也在“闲”——闲心、闲情、闲趣。书，可灵活而取，或名著，或美文，或趣谈，或读书札记；读，可随性而读。如盛夏时日，携一蒲扇，置一清茶，悄然坐于庭前林荫下，翻一书卷，轻翻慢品；抑或在下雨天，独坐于窗前，手拿一本书，恬静闲适浏览。如此哪怕只是片刻，那也是幸福时光。

有书慢慢读，日子就会细水长流，这是一种阅读姿态，也是一种生命姿态。旧书新读，读的不仅仅是书，更多的是读出了成长中的新感悟。

研究和创作，一心想当专家学者。如果都这样搞，出版社怎么办？你能不能把提倡“编辑学者化”改为提倡“学者型编辑”？

刘杲署长说，他的话不无道理，不过我以为，解决他的困难主要不在于这个提法的修改，而在于编辑职业精神的树立和敬业精神的发扬，同时，还离不开有效的管理。

他特别引述著名编辑家叶至善的话说，叶老（指叶圣陶）不大赞成说编辑工作是“为人作嫁”。他说他就是喜欢做编辑工作。原因有两个，一是能满足“求知欲”，二是能满足“创造欲”。

这些观点，很好地论述了编辑工作与编辑个人研究和写作的关系，对编辑的培养和成长很有参考价值。

最可贵的是刘杲署长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见到问题总是直截了当地指出，充分体现了他对出版事业的深切关心。这体现在他敢讲真话、肯讲真话上。他在他的博客中有两条谏言，一是“2012年出版数据”的分析。

他写道，根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文件，2012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6635.3亿元。可是，文件显示其中包装装潢等非出版印刷营业收入8555.54亿元，比重达51.43%。这就是说，超过一半的收入与出版无关。

二是关于“品种和库存双增长”的剖析。他说，2007年全国出版图书24万种，2012年达到41万种，5年间增长了70.8%。图书品种数量的急剧增长带来的主要问题，一是质量下降，二是库存上升。质量难以量化，没有数据。库存可以量化，有数据。2007年出版图书库存年末为565亿元，2012年达到880亿元，5年间增长了55.7%。

这些都是切中肯綮的忠言。确如出版界同志所言，刘杲署长头脑敏锐，富有真知灼见，但我认为有头脑、有见解的人不少，最重要的是刘杲署长肯把观点亮出来。真个是“不逐世风乱起舞，平生自信秉丹心”（刘杲2011年诗作）。

如今刘杲署长人已远去，但他对我的言身教，他对出版界的一项项贡献，却一件一件呈现在我的眼前，那么清晰，那么厚重，那么宝贵，我们应该认真思考，认真总结，认真学习。

在8月6日，刘杲署长曾发给我一封长信。信中说，今天是那骥（刘杲的夫人）的生日。她和我同是1931年出生。今年是那骥逝世十六周年……2009年那骥安葬于武昌九峰山寿安林苑。那里是那骥的安息地，也是我和那骥合葬的归宿地。我曾有一次在悼诗里写道，此去天堂应有路，不知明月几时圆……大家都知道，刘杲署长的老伴儿那骥，患老年痴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刘杲悉心照顾了14年，其人品高尚，令人敬仰。

我曾回了他一信，说，人间苦辣酸甜足，方是天堂无虑时。功德已为人间树，人间尚欠君之福。我的心思是刘杲署长为我们的出版事业做了无数功德，我们还没有报答他，他不会远去的。

但上天自有上天的安排。我想，此刻刘杲署长已经和感情深挚的夫人团聚了吧？那里一定再没有烦人的纠葛与疾病的折磨，您和老伴好好休息吧。

2024年11月19日  
(作者为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)